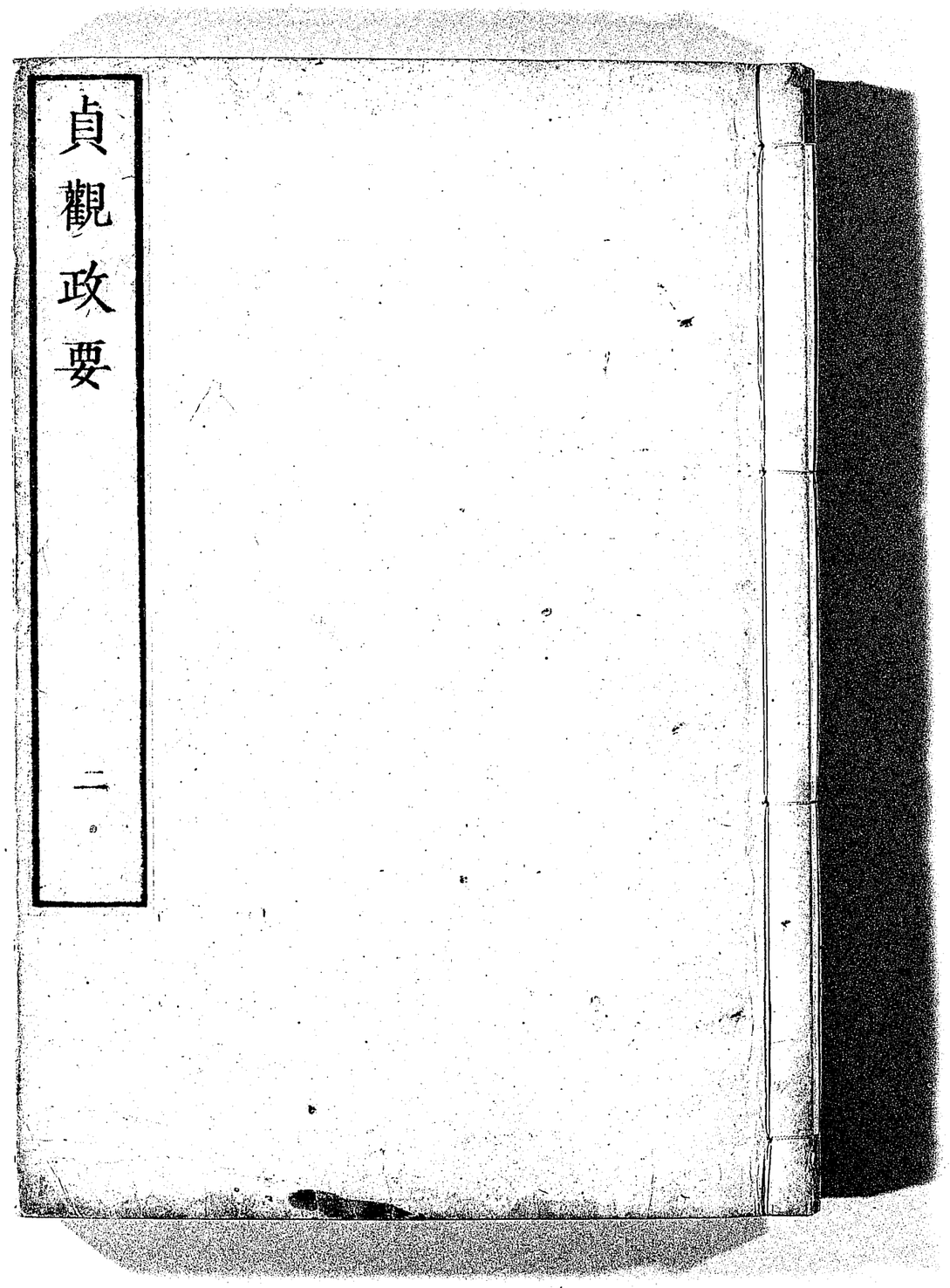

貞觀政要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貞觀政要卷第二

論任賢三　論求諫四

論納諫五

丁部　號

私立耐久高校圖書

任賢第三 凡八章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虞世南　李勣　馬周

新唐書本傳玄齡字喬宰相世系作喬松容齋隨筆引于志寧所撰房碑亦作字喬松此據舊

房玄齡、名喬、以字顯、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少警敏、通經史、善屬文、開皇中、隋方盛、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亂嫡庶、競僭侈、終當滅亡、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省、侍郎高孝基曰、此郎當爲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既事秦王、王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史侍郎上本傳通鑑幷有吏部字

催或誤六典作徵

曰、漢光武得鄧禹、今我得玄齡、猶禹也、餘見下文齊州臨淄人也、齊州、今濟南路、隸山東、臨淄、縣名、今屬益都路初、仕隋爲隰城尉、隰音習、隰城、今隰州、隸河東、唐制、縣置尉、掌親理庶務、分判衆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令之佐也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渭水之北、今陝西之地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唐制、掌軍府表啓書疏之職玄齡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道、今河南等處大行臺考功郎中、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玄齡

伊藤弘朝曰按新舊史並左作右蓋此時玄齡爲右庶子杜如晦爲左庶子政要似互謬

在秦府十餘年、恆典管記、隱太子巢剌王以玄齡及杜如晦、詳見下章爲太宗所親禮甚惡之、惡烏去聲譖之高祖、諱淵、字叔德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召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令平聲、衣去聲潛引入閤謀議、及事平、太宗入春宮、東宮也、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初爲皇太子擢拜太子左庶子、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啓奏之職貞觀元年、遷中書令、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執太政、而總判省事、宰相也三年、拜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唐制、史館有監修國史、皆宰相兼領封梁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四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縣伯已下食下當有邑字

奉奉太子也省約難通

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戶、四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七曰、開國縣伯、食七百戶、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此言千二百戶者、實封數也、後倣此、既總任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疎賤、論者稱爲良相焉、相去聲、後同

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少去聲、十二年、進拜司空、唐制、大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許十六年、進拜司空、唐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曉三師之德玄齡自以一居

更舊本作史者訛今清本正之善下之自本史作鑒

仍總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遣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任使、相如字一朝忽無良相、朝音昭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更奏聞、玄齡遂止、按史傳、玄齡抗表陳辭、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實融辭榮、自慨盈滿、知進能退、善自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艱難、佐命之臣玄齡遂止、

弼、乃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稱類如此、按新舊唐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儉、載、長孫無忌傳、參之通鑑、亦然、政要作賜玄齡、未詳孰是、愚謂其所記姓名雖不同、而太宗眷命功臣之意則一也、今錄其賦於此、以備觀覽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訓舊唐書長孫無忌傳作馴珍作殄

桓山見家語炎洲在南海中見十洲記等伊藤弘朝曰凶度謂夷人捕翠鳥有忮心

發舊本作廢者訛今清本正之

舊唐書亦作發彩作華職訛舊唐書作眄特清本作恃皆訛舊唐書作峙今訛

焉、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羣鳥於南荒、珍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榦之儔並忤、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嘯於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慙己陋之至鄙、害它賢之獨奇、或聚味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嘆矰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彩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職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特、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荅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今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舊唐書作令

褒聚也

昧舊本作休者訛清本正之

朱氏黼曰、人主以任相爲職、宰相以任人爲職、使宅百揆、舜所以命禹也、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傅說所以相高宗也、太宗嘗謂玄齡、當廣求賢人、隨材授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可謂知相職矣、是以居端揆十五年、有司庶府、皆稱其職也、竊嘗論之、宰相非量材受任爲難、而爲國用人之不易、貞觀之盛、羣材蟻附、一財計之任、雖賤有司、且能之、玄齡特以度支關天下利害、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寧任於己、而不庀凡士、蓋以民力所繫、不當委褒刻之吏、國計所本、不可付聚斂之臣、故寧抱之材之嘆、而不容苟且以具員、寧受吝權之譏、而不忍冒昧以與下、此其所以號稱名相歟

呂氏祖謙曰、房玄齡之相太宗、王魏以善諫而爲直、英衛以善兵而立功、玄齡乃斷斷於上、而爲一時之名相、可謂無他技而能有容、足以任天下之事矣、觀其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嘗有缺求其人、未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府清本作國似誤遠謀之謀宜

得乃自領之、其材固足以辦天下之事、而能不自用也、由是言之、無他技而有容、固足爲貴、至於材不自用而能用人之材、則玄齡之賢、所以爲不可及也

眞氏德秀曰、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二十三年、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乎古大臣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於英衞、使衆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能爲者、此一節蓋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後之君子、其用梁公之用心、當端拜師之

愚按昔漢高祖初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而蕭何獨收相府律令圖書、竟爲開基之根本、夫蕭何起秦刀筆吏、而高見遠識如此、爲興王名相、豈偶然之故哉、房玄齡杖策謁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其知所先務、與蕭何收相府圖書同一、高見遠謀、興王相業、蕭不專美於漢、風雲感召、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

同上文作識

使之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世預吏部選、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餘見下文

京兆萬年人也、京兆、郡名、今奉元路、萬年、縣名、今咸寧縣、隸陝西

武德初、爲秦王府兵曹參軍、唐制、掌王府武官簿書考課、儀衞假使等事

俄遷陝州、今仍舊隸河南

總管府長史、長音掌、唐制、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長史、其貳職也

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嘗史傳作常爲是

稱舊本作彌者訛清本正之

右史傳作左爲是

政當作職

腹、遂奏爲府屬、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從事中郎、武德四年、高祖以秦王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開府置官屬、從事中郎、其屬職也兼文學館學士、太宗爲天策上將、亂稍平、乃嚮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詢訪討論、學士其職也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一、遷拜太子右庶子、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左右、獻納啓奏、宣傳令旨之政俄遷兵部尚書、唐制、兵部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尚書其長也進封蔡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唐制、檢校某官者、皆詔除而非正命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唐制、吏部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知猶主也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按史傳、如晦進僕射、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爲碑文、言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後憂如晦若平生、明日敕所御饌往祭、勞問妻子、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

柳氏芳曰、房杜佐太宗、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宜哉

劉氏昫曰、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用、房之所舉也、太宗嘗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雖然上本史有數句今略之文理不承

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房杜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殆不可見何哉雖然宰相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之而不知彼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殆房杜之細耶

張氏九成曰太宗身屬囊鞬以基帝業閫外之臣皆以功爲尚而房杜隱然爲國名臣自後世觀之如玄齡者誰人也臨任公竭節身處要地如玄齡者誰人也臨機獨斷吐胸中之奇若如晦者誰人也

呂氏祖謙曰房杜輔相太宗成貞觀之治而後世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爲西都之仁君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爲貞觀之賢相

唐氏仲友曰太宗與房杜君臣之契深矣謂之明良相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是故能以道正君格其非心以登堯舜之盛故曰成王畏相房杜之於太宗可以爲名相矣未可以爲畏相也

愚按蘇文忠公有言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今以史傳攷之則褚遂良嘗謂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爲最高祖謂玄齡論事千里外猶對面長孫后謂玄齡奇謀祕計未嘗宣泄是玄齡之功猶可得而知也至於如晦之爲人則世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每有大事玄齡輒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是如晦之斷初不能出於玄齡之謀也故如晦之功不可得而知也然世豈以如晦爲不及玄齡哉嗚呼後之大臣幸而與賢者同列恥己之短而求加於人者眞如晦之罪人也哉

魏徵字玄成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好讀書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李密見徵

落拓卽落魄

刊清本作刊六典與此同

所爲文、召之、徵進十策、密奇之、而不能用、後竇建德攻陷黎陽、獲徵、署爲起居舍人、及竇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餘見下文

鉅鹿人也、鉅鹿、郡名、今順德路鉅鹿縣、隸河東

近徙家相州之內黃、相去聲、相州、今彰德路、隸腹裏、內黃、縣名、今屬滑州

武德末、爲太子洗馬、洗音跣、洗馬、漢有是職、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清道、唐制、東宮左春坊司經局置洗馬、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刊緝之事、凡天下之圖書、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

見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爲之謀、太宗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閒我兄弟、何也、閒去聲

衆皆爲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從即容切

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爲之斂容、厚加禮異、

力用清本作心力

伊藤弘朝曰魯道莒道之誤

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臥內、數音朔

訪以政術、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勞去聲、慰喻也

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稱去聲

非卿忠誠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祕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算、多所弘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於管仲、中去聲、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弒、議立君、高國先陰告公子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魯道、射中小白帶鉤、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爲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請公用之、公以爲大夫、後爲相、遂霸天下

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資料番号　和22-2-114-3

遷清本作擢

馳史記作騎本

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宴近臣、長孫無忌曰、長音掌、凡言長孫並同、長孫、複姓、無忌其名也、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復進策司空、爲太子太傅、高宗時、以沮立武后、削官爵、置黔州、卒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慙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諱也、史記韓非傳曰、諫說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寸、嬰之必殺人、人我爲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

韓非子之文

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逆鱗則幾矣　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年、代王珪爲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爲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古猛切、金璞也而貴哉、良冶鍛而爲器、冶、陶鑄匠也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工、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爾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

2 3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太宗初立長子承乾爲太子後以罪廢爲庶人在春宮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惡去聲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師唐制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掌以道德輔導皇太子知門下事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爲輔弼知公疹病可臥護之徵乃就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欲營小殿乃輟其材爲造爲去聲五日而就遣中使去聲賜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臨去聲贈司空謚曰文貞太宗親爲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

註惡淸本作烏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省、悉井切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以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

集下唐書本傳有使字此或脫

按史傳徵疾甚藥膳賜遺無算、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拖帶、上悲慟拊之、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公主從、上曰、公强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旦薨、帝臨哭、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皆赴喪、晉王奉詔致祭、陪葬昭陵、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晉王致祭在盡哀之下達舊唐書作哀下伊藤弘朝曰晉王奉詔致祭當在盡哀之下達舊唐書作

劉氏煦曰、魏公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達類、皆前代爭臣所不至者、其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特王中不阿權倖、內不侈親族、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責忠、前代爭臣一人而已

連逢舊本作遝者誤今清本正之

宋氏祁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沒未幾、猜讒遽行、始徵之諫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言之、以耶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嘆云

曾氏鞏曰、太宗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爭、雖其忠直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

伊藤弘朝曰史傳太宗發言有不可徵輒不卽應然則此卽應之上脫不字

呂氏祖謙曰、或謂二代遺直者、言其以至公爲心而不以事形迹爲美、以後言爲戒而不以卽應爲嫌、任强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議、爲忠讜之論、而不畏誹謗之譏、此太宗貞觀之治、獨歸於徵勸行仁義之效者、其以此歟

唐氏仲友曰、貴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徵有之矣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史清本作氏然則唐當作劉卽指劉昫

眞氏德秀曰、魏公始終以規諫爲己任、唐史以爲前代爭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攷其學問淵源、殆不可見、文中子世家、謂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之道、先儒疑之、觀其勸太宗行仁義、則必有所本、然嘗論之、有仁義之體、有仁義之用、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國家天下、無往而非仁義、此二帝三王之所行、兼體用之全者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假仁義以行之、而不免於利欲之穢、然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政、亦有補於世、救此齊桓晉文之所行、依倣於仁義之用、而體則未純、故其用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觀魏公之所論諫而卽事而言者多、卽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而變化於未形者少、君臣之間、相與策勳者、黽勉於仁義之用而已、故貞觀之治、雖有志於三王、迄於五伯、魏公正君之功、雖秦漢以下所難及、而揆之伊傅周召、則猶可憾焉、或以爲出於縱橫之學、則又有未然者、蓋戰國策士、多耶諂之言、而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論、是豈可同日語哉、

叔玠以王魏竝稱、考觀本末、蓋亦其流亞云、

愚按魏鄭公之諫、自兩漢以來、一人而已、史稱爲三代遺直、豈不信哉、然嘗聞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更一弊政而已、去一小人、是一小人而已、非心存焉、吾恐不勝其去、不勝其更也、今觀魏公之諫疏、大槩能裨益於政事而不能匡正於本原、能規諫於臨時、而不能涵養於平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譎用人之非、非閒行政之失而已、無乃於格心之道猶有所未至乎、故程子謂其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眞氏謂其卽事而言、者多、卽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變化於未形者少、其知言哉、

王珪

字叔玠、志量隱正、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開皇末爲奉禮郎、季叔頠坐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亾匿、積十餘歲、高祖入關、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中舍人、尋

伊藤弘朝曰按通鑑珪類之兄子也注云類音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丘弭反而新舊轉中允餘見下文
史傳皆云頗坐漢王諒事誅無作類者

太原郡名今冀寧路武德中爲隱太子中允唐制東宮官屬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總司經典膳藥甚爲建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嶲州嶲音髓武德末高祖以太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能輔道皆被流貶嶲州屬羅羅斯地今爲建昌路隸雲南建成誅後太宗卽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嘗上封事切諫封事實封言事也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之失中去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秖爲不聞己過爲去聲去聲或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

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預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詳見下章溫彥博

字大臨并州人警悟而辯隋末幽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彥博預謀召入爲郎戰突厥被執貞觀始得還尋檢校吏部侍郎時譏其煩碎後遷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謚曰恭　戴胄字玄胤相州人性明正善簿最王世充謀篡胄以大義說之秦王引爲府士曹參軍貞觀初遷大理少卿又遷尚書左丞號稱職拜諫議太夫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謚曰忠　與珪同知國政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齡等咸安品藻定其差品文質也　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量平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聲

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將相並去聲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處上聲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去聲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

郡舊本誤作群清本正之

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按史傳、珪後進爵郡公、八年、拜禮部尚書、十一年、正定五禮、兼魏王師、十二年、卒、上素服舉哀、詔魏王泰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劉氏昫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賁會於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孫有之矣、

陳氏惇修曰、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令大於一己、而復使王珪商確人物、珪亦盡因是而進戒曰、知人之道、堯以爲難、陛下不當以知人爲能、升貢方人、夫子謂不暇、臣亦不敢以知人自負、昔皐陶陳讒分爲九德、亦欲多方而參攷之、以示所難之意也、今陛下安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惜乎珪不知此、且復一二而爲之商確、遂使太宗謂吾之知人、如此其易、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天下之賢否善惡、皆不足舜、而邪佞之言、所以乘間而入也、然則太宗之爲君、固有愧於帝堯、而王珪之徒、蓋亦有愧於皐陶者矣、

愚按太宗既正位東宮、首以魏徵爲詹事、上薄珪爲諫議大夫、是珪爲諫官、在徵之先也、是時前宮齊府之黨多懷反側、不安珪首請太宗坦懷待之、以示無間、是珪之論諫在徵之先也、厥後與徵齊名、豈偶然哉、然嘗觀朱子論、後世賢臣、悉以四事律之、一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曰、正己、二曰、正君、三曰、謀國、四曰、用人、以唐初諸賢臣觀之、則論謀國用人、王魏不如房杜、論正己正君、房杜不如王魏、四賢如耳目股肱、相資爲用、其致貞觀之治、不亦宜乎

舊唐書以藥師爲本名此從新史

李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少有文武材、每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事立功、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名將、每與論兵、必曰、可與言孫吳者、仕隋爲長安縣功曹、歷駕部員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文

京兆三原人也、京兆今屬輝州路、隸陝西、見前註、三原縣名、太業末爲馬邑郡丞、太業、隋煬帝年號、馬邑郡今朔州路、隸河東、丞、守之貳也

會高祖爲太原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都、今揚州路、江都縣、隸淮東、至長安、即關中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呼去聲公起義兵、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靖、

靖依訛古寫本作請新舊史所載文雖有詳略皆不雖請字

高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祏功、銑音跣、祏音石、蕭姓、銑名、後梁宣帝曾孫也、隋末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靖陳十策、高祖命副趙郡王孝恭討之、遂降輔公祏、姓公名、爲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據丹陽反、詔靖副孝恭討之、擒獲、遂平、丹陽歷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長音掌、揚州見上註、唐制、總十州者、爲大都督、長史其上佐也

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隸按覆讞禁、尚書其長也

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爲代州行州下當有道字下文之例亦可見

軍總管、代州今仍舊隸腹裏、唐制、武德初置、行軍總管以統軍

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走音奏、沙土曰磧

城破之、定襄郡名今忻州隸腹裏、唐制、進擊突厥定襄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道政當作政道隋唐史文可證

磧地在塞北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暕古限切楊道政及煬帝蕭后送於長安突利可汗來降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降下江切後同可汗蕃王之稱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子名什鉢苾嘗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太宗禮見良厚拜右衛將軍頡利可汗處羅可汗之弟名漢賀咄設牙直五原北太宗因其地置伊西州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爲侍中將兵伐匈奴無救而敗遂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尅復定襄威振北狄實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西北之地遣使

漢當作漢清本作漢按唐史等莫賀咄設其部號非名

字舊本誤作爲清本正之

入朝謝罪使去聲後同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鴻臚卿秦官典客漢武時更名大鴻臚郊廟行禮讚道九賓鴻聲臚傳之也唐制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唐儉字茂系幷州人聞隋政日亂說秦王建大計爲天策長史攝戶部尚書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尚書其長也詔除而非正命謂之攝將軍安修仁安姓修仁名慰諭之靖謂副將去聲張公謹字弘愼魏州人仕王世充爲洧州長史挈城歸高祖授檢校鄒州別駕李勣等啓秦王引入府貞觀初爲代州都督謀破頡利有功封鄒國公改封州都督以惠政聞七年卒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賫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

封州之封誤史傳作襄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進行至陰山（在西北之極綿亘數百里）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單馬輕走虜衆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公主俘男女十餘萬斥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北邊廣漠之地）遂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衆悉降太宗大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蟬漢時蕃王之號猶可汗）恥其雪乎羣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後世臣下稱萬歲者本此）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封五百戶又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胡昆切吐谷渾西域國名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長子之名其孫葉延遂以其名爲氏）大破其國改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爲大將軍討匈奴有大功去病尚公主及亡詔與主合葬起冢象盧山）築闕象突厥內燕然山（燕平聲）吐谷渾內磧石二山

伊藤弘朝曰臣下稱萬歲者見於戰國策等

貞觀冊府元龜載此文作妻

去病尚公主當作衛[illegible]書本傳可[illegible]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燕然碑子似誤新舊史等竝作鐵山碑石元龜所載燕然與此同

以旌殊績。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塋之詔、及靖身亾、四字疑誤、十八年、上幸其第問疾、上將伐遼東、靖入閤賜坐、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憊矣、上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能保之能清本作于

薨贈司徒、謚曰景武。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喪鹿之際、承唐祖騰龍之時、而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者、豈有它哉、特以根於忠智、故功名若是其顯也、觀其用兵善於料敵、速於應機、故所嚮有功、南平吳、北破突厥、西走吐谷渾、功大寵盛、乃能闔戶自守、以謝過從、可謂能自全矣、始能免俘戮、終能保厥躬、勝於韓信遠矣

愚按太宗天姿英武、善戰無敵、一時羣臣、皆不足以仰望清光、帝之所推服而師問者、獨李靖一人而已、蓋自孫武以來能將法度之師者、獨諸葛武侯與靖耳、今世傳武經、雖未必出靖之手、要必有近似者、其論霍邑之戰、謂建成幾敗爲奇兵、太宗旁擊爲正兵、太意謂唐之戰勝、特暗合兵法耳、亦猶韓信謂漢高天授非人力是也、異時太宗伐遼、無功而歸、謂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不荅所問、顧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兵襲平壤之事也、嗚呼、即其所至而論、靖可謂知兵之聖者歟、世以英衛竝稱、要之李勣非靖之匹儔伍也

虞世南、字伯施、性沈靜寡欲、篤意學問、與兄世基仕隋、俱有重名、時人方晉二陸、累遷至祕書郎、起居舍人、從宇文化及至聊城、又陷於竇建德、僞授黃門侍郎、太宗後滅建德、引爲秦府參軍、餘見下文

會稽餘姚人也、會音檜、稽音基、會稽郡名、今紹興路、餘姚縣名、今陞爲州、隸浙東

貞觀初、太宗引爲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爲多士、咸推世南爲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晏駕及註已見史記范雎傳

命寫列女傳、（去聲）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祕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懦乃亂切）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漢書曰、宮車晏駕、註謂天子當晨起）太宗執喪過禮、（喪平聲、後同）哀容毀顇、久替萬機、文武百寮、計無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去聲）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子聿切）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祕器、（葬具也）贈禮部尚書、（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沒而加之以官曰贈）謚曰文懿、太宗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子期伯牙之談詳見於說苑等而今列子所載無絕絃等之事則此似失所引所示之所清本作以

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觀、皆藏圖籍祕書之所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平聲太宗爲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列子曰、鍾子期與伯牙爲友、伯牙鼓琴、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絕絃、以世無知音者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平聲、後同起居官名、唐制、門下省置起居郎、中書省置起居舍人、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書、以授之於國史焉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隸、累遷起居郎、十五年、拜諫議大夫、兼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時、拜僕射、因沮立武后、后立被貶、卒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按史傳、十七年詔趙國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國成公杜如晦、鄭國文貞公魏徵、梁國公房玄齡、鄂國公尉遲敬德、衛國公李靖、宋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國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國公張亮、陳國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國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國公唐儉、英國公李勣、胡壯公秦叔寶、二十四人、可並圖畫於凌煙閣

伊藤弘朝曰玄齡下脫申公高士廉按通鑑注云不書謚者其人存書謚者其人已亡但胡氏柴紹爲許紹之訛者失之惟孝按舊唐書無忌傳亦脫申公則此依舊史而誤論議清本作議論諷清本作調

張氏九成曰、世南始以文翰馳譽陳隋間、兄弟長安方之二陸、在唐以五絕見稱、而論議規諷、固多忠稱、補過弼違、有犯無隱、上贊明聖之德、下植生民之利、宜其眷眷勤密、而見於夢想、君臣之情、何其厚哉

愚按世南信爲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興之儒臣也、終身以正事君、將順匡救、其弘多矣、雖君臣相得之深、而未臻大用、太宗止嘆息以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亦可惜也夫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李勣、本名世勣、字茂功、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餘見下文　曹州離狐人也、

右當作右新舊唐書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元遂之元當作玄唐書本傳等皆作玄遂

曹州、今仍舊隸、腹裏、離狐、縣名、後改南華、今廢、本姓徐、初仕李密爲左武候

大將軍、李密、字元邃、其先遼東人、太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爲盜、勣往從之、密初從楊玄感起兵謀事、及玄感敗、亡命、雍丘勣說讓奉密爲主、號魏公、密後殺讓、而人心始離、武德初、入關見高祖、拜光祿卿、復以反誅、密後爲王世充所破、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仕隋爲民部侍郎、陰結豪傑、自爲太尉、矯隋主詔策禪位、殺侗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王攻之、擒歸長安、族徙于蜀　擁衆歸國、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

密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汝、西至汝州、北至魏郡、時未有所附、勣竝據之　武德二年、謂長史郭孝恪曰、長音掌、郭孝恪、許州人、初附密爲長史、後竝同　使去聲、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遣使啓密、

秦王上策擒竇建德、拜上柱國、後遷太總管、破竈、茲國、爲流矢所中而卒　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爲己功、以邀富貴、是吾所恥、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啓密、使去聲、後同　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濬州、隸腹裏　賜姓李氏、附屬籍于宗正、唐制、宗正府掌親屬以別昭穆、宗室居之　封其父蓋爲濟陰王、濟上聲、蓋名　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唐制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之職　尋加勣右武侯大將軍（唐制武衛之職）及李密反叛伏誅勣發喪行服（喪平聲）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縞素（三軍上軍中軍下軍也）葬於黎陽山（在今濬州）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爲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竇建德貝州人世爲農材力絕人大業中募兵伐遼補隊長後據渤海自立爲夏王建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縣進兵攻勣力屈降之收勣父爲質令勣復守黎陽三年勣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平建德於是獲而斬之）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幷州都督（幷州卽太原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置佐）令行禁止號爲稱職

（擔舊本誤作推攻作政清本正之）

（稱去聲）突厥甚加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選賢良（解音懈）鎭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將去聲）以備突厥（隋大業二十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旁而畢工）而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幷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幷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爲長史（長音掌）累封英國公在幷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自剪鬚爲其和藥（爲和竝去聲後同）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宗曰吾爲社稷（音懈不止音之不正嫌於爲懈息之義下放此旁上通鑑有二字考隋書作一旁）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三寺家令寺率更寺僕寺十率寺十一率府府衞率凡十府見六典等者

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太子詹事、唐制、東宮官掌統二

曰、朕將屬以幼孤、屬音囑　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

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沉

醉、御服覆之、覆音副　其見委信如此、勣每行軍用師、籌

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

及薛延陀　北狄國名、本延陀部、與薛種、磶居、號薛延陀、貞觀中、拔灼立、勣滅其國、置爲州縣

高麗等、竝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韓

白　漢將韓信、秦將白起也　衞霍、見前註　豈能及也　按史傳、二十二年、帝疾、謂太子

新舊史傳并無黜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之八字唯立召進僕射後欲立武昭儀爲后畏大臣異議未決見唐鑑此誤引

必不清本作不得唐鑑與此同

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若徘徊顧望、當殺之、乃授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殺之、八字唯立召進僕射後欲立武昭儀爲后畏大臣異議未決見唐鑑此誤引帝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詔勣奉冊立武氏、總章二年、卒、贈太尉、謚曰貞武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勣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弗疑、則何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是以犬馬畜之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

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長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爲忠、故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人、帝其難之、信矣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胡氏寅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喻矣、逮德下衰、疑阻猜貳、至于刑牲歃血、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胥命、取荀息、欲人之慤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爲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興之際、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爲隨大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勣受託而無一言、徒指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賢、豈得遁乎

呂氏祖謙曰、太宗以勣守邊、可謂善用人矣、至其任以託孤之寄、則非其所能也、按吳起與田文論功、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蓋勣之賢於長城、是亦吳起之所長、而太宗以之處田文之任、宜其敗也

吳起所論止二事而稱此三者誤文可知伊藤弘朝曰吳起田文事見史記三者之上缺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一項

愚按太宗英武將略、優於漢高、至於知人料事、不及漢高遠矣、其間章章較著者、李勣之事是也、自今觀之、勣之爲人、外若純慤、內任術數、非特太宗不能知、至今人不能知、何也、勣始事翟讓、讓爲李密所誅、勣不能死、後爲竇建德所敗、屈伏請降、復不能死、勣始與單雄信誓同生死、雄信誅、又不能死、其名節如此、獨於李密之敗生則推功、死則收葬、太宗信其區區之小節、遂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謂可以托孤、過矣、太宗之將終也、點勣爲都督、謂太子曰、勣若卽行、汝用爲相、若不卽行、汝必殺之、勣聞命、不辭家而去、夫太宗之術數、可謂精矣、孰知勣之術數、又高出於其上哉、厥後武氏之立、竟以勣一言而定、而唐之子孫、幾盡於武氏之手、蓋太宗以術數待勣、故勣亦以術數、吾後子孫、有交遊非類者、汝必殺之、異時敬業舉兵、覆宗至戮家而暴骨、嗚呼、勣所任之術數、其巧矣、是以至是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君子惡任智而大居正也

馬周　字賓王、家貧、嘗學於博州、趙仁本、高其才、厚贍使入關、不治事而去、密州刺汪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餘

博州莊平人也　莊士彝切、博州今東昌路莊平縣名、今仍舊隸山東　**貞觀**

字書或爲俗字爲訛字

親勳翊三衞之名見六典等

侍下六典有參字能通

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　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屬、掌校尉旅帥、及親勳翊衞之屬　**常何之家**、常、姓、何、名、史無傳　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失、令平聲、後同　**周爲何陳便宜二十餘事**、爲去聲　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意、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卽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催促、使去聲　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史、唐制、掌分察百寮、巡按州郡、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隸焉　累除中書舍人、奏參議表章　**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中**、去�聲　**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

年、歷遷中書令、如字　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上聲事平允、處上聲　甚獲當時之譽、又以本官攝吏部尚書、

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愼至、一作貞正　至於論量人物、量平聲　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比音鼻　多稱朕意、稱去聲　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也

按史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疾甚、詔使視護、躬爲調藥、周以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按此章曰、貞觀五年、周爲何陳便宜、與舊史同、通鑑攷異曰、五年、周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唐曆曰、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政要、而吳氏所紀是也

伊藤弘朝曰周見之周誤矣據通鑑當作不

宋氏祁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于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鋭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君宰間不膠漆而固信、所謂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唐氏仲友曰、觀太宗待遇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四使催趣、飛白之賜、皆異寵也、惜周不及四子、功業止此、史氏謂君宰不膠漆而固信、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

林氏之奇曰、魏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才能技業、初無大過於人、而無知以舉陳平、而獲賞、常何以舉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之名、託於馬周、以爲萬世不朽之傳、由此觀之、人之有善、豈必盡出於己哉

愚按自耕莘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著、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于後世矣、太宗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覽常何之奏、而知其非何所爲、何又能以實告、遂以布衣起新豐逆旅、濟濟清要、卒如覽奏之所見、若馬周固偉矣、太宗之知人、得不尤偉矣乎、周固未可以竝驅先哲、而太宗則可謂有古先哲王之遺風焉

求諫第四 凡十一章

危清本作爲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見音現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鉗巨淹切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令平聲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愚按太宗之求諫、可謂切矣、而其納諫、亦可以爲難矣、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一時之臣、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參、無不諫也、非特內臣能諫、外臣如李大亮、無不諫也、非特文臣能諫、武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宮妾如充容徐惠、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能諫固也、佞臣如裴矩亦諫焉、中國之臣能諫固也、夷狄之臣、如契苾何力亦諫焉、蓋自三代而下、求諫之誠、納諫之美、未能或之先也、觀其貞觀之初、自以威容儼肅、故嘗假人以顏色、深鑒煬帝滅亡、故嘗求人使諫諍、夫能鑒隋之亡、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則內有樂諫之實、假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故能化及一時、大小咸諫、雖古昔謗木諫旌之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者、實有以感召之也、史臣置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數音朔冀憑直言鯁議、鯁音梗、刺在喉也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商書傅說告高宗之辭、明諫之不可不受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爭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處上聲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令平聲、相去聲平章國計、必使諫官唐制、諫官左右散騎常侍四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左右拾遺十二人、掌同補闕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按通鑑曰、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官入閤

開清本作聞據輯論孫甫之言當作闕

孫氏甫曰、太宗之任諫官、眞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乎、然大臣論事、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茲亦制馭大臣、使之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謀、必衆知缺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許疑詔之訛讀
史管見亦訛行
似訛管見作待
綱鑑所引同

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或不從、則君之過、太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眞得其道、

胡氏寅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正、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行、是爲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太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有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之士、則或訐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爲要也、

尹氏起莘曰、夫官以諫爲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末流矣、雖然、諫官入閤或非太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

愚按唐制入閤儀、最爲後世美稱、蓋天子既御紫宸殿、復移仗御便殿、百官隨入曰入閤、太宰君人、疑倒

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入閤、夫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君臣舉無過矣、茲太宗所以致治之美歟、愚有望後世之君人也、

伊藤弘朝曰受下當有脱字
殺清本作弑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爲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

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也、

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魚下或脫字字

矢、仲尼、孔子字、史、官名、魚、衞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事見家語

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次子也、西晉昏庸之主賈后惠帝之后、後爲趙王倫所廢、矯詔賜死將廢愍懷太子、名遹、惠帝太子、爲賈后所殺、趙王倫後謚曰愍懷

當下士字本有時字文義宜然

司空張華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惠帝時、爲丞相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及趙王倫字子彝、晉宣帝第九子、後以篡逆誅死舉兵廢后、

被納用、當去聲、後同其使曰、公爲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荅、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焉於虔切、相去聲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皆論語之辭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

遣使收華、使去聲、後同華曰、將廢太子、非是無言、當不虞世基位居宰輔、荏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荏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爲暗主、臣爲諛臣、君暗臣諛、危亡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問歸咎於君如晦之對歸罪於臣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爲君也必能盡君之道臣知所以歸咎於臣則爲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君臣辭令之間豈非兩得其道哉然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尤賢也已況斯時也正貞觀豐熟百姓樂生邊安內肅上悌下順太宗方以行帝王道有既效之語固宜望侍臣以匡救之益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先哲王處治安之大猷也太宗有焉

貞觀二年太宗謂司空裴寂

寂字玄眞蒲州人仕隋爲晉陽宮副監秦王方建

相清本作加據本文則舊爲是

通鑑係武德九年

輩清本作等

大計未敢白高祖以寂最善遂以情告之寂乃以宮人私侍高祖脅從之武德初拜僕射呼裴監不名貞觀初進拜司空後坐罪放靜州會羌反或言寂爲主既而寂率家僮破羌帝念寂詔入朝會卒封河東公

曰比有比音鼻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黎之屋壁出入觀省悉井切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更平聲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愚按成湯之聖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夜以繼日經綸萬化皆是心也聖哲猶爾況賢王乎太宗每思政理或至三更猶望羣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繼日之心乎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爲心、恆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規箴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成德而寡過、太宗勉此不怠、其致昇平之治宜哉

愚按、太宗之納諫、眞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己能納諫、可以爲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可不謂尤賢乎哉、且其言曰、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至哉言乎、蓋必己善、己能改過、而後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清靜之治、資蓋公之言、行沖之藥石、傳曰、惟善人能受直言、己不能受人之直言、而望其直言、於主、不亦難乎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之長也韋挺、京兆人、少與隱太子善、後爲太子宮臣、武德七年、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帝專責宮臣、遂流嶲州、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俄兼魏王泰府事、復改太常卿、帝討遼東、命挺主餉料、運渠塞不通、挺以待之職也、朝廷之事、悉以委之、挺性剛直、數進忠言、帝怒屢爲民、中書侍郎唐制、貳令之職也、朝廷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則受其表、則爲使以授之、四夷來朝、則受以付有司、杜正倫、相州人、隋世舉秀才、貞觀初、魏徵薦之、擢兵部員外郎、遷知起居注、正倫子、漏泄帝怒簡約、累進中書侍郎、後行左庶子、漏泄帝怒簡約、帝怒、太子廢、坐流

所無清本作無所

伊藤弘朝曰以掌倒

主清本作舉

漏泄帝怒簡約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難通唐書本傳太子失道帝語正倫喻之太子不從輒道帝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

驩州顯慶初遷中書令出爲橫州刺史卒祕書少監少去聲唐制祕書監之貳職也虞世南著作郎唐制祕書省屬官也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姚思廉名簡以字行京兆人仕隋爲河間郡司法遷代王侍郎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之授秦王府文學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遷著作郎等上封事稱旨稱去聲召而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値明主便宜盡誠規諫至如龍逄比干龍逄桀之賢臣比干紂之賢臣皆以忠諫見殺不免孥戮一作仇戮孥子也戮殺也謂併妻子而戮之也爲君不易以豉切爲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音循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

至據本文疑此之誤

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爲樂音洛仍賜絹有差

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之一事也有功見知猶悅況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至意故舉酒相樂具有鹿鳴燕忠臣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

愚按太宗以廷臣上封事稱旨設宴賜帛所以獎進激勸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觸鱗爲喻使臣下知觸忤之必無罪則將犯顏而進諫也且龍逄比干之誅事無道之君而然也以太宗之聰明英叡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君戮諫臣以爲戒亦聖王兢懼之意歟

太常卿唐制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爲慰昔齊境之難去聲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鞮爲斬袂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道蓋稱道也

之仇而小白不以爲疑重耳待之若舊重平聲夷吾射鉤事見任賢篇注勃鞮晉寺人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勃鞮殺重耳重耳踰垣勃鞮逐斬其衣袪重耳奔狄後重耳歸晉即位爲晉君懷公之黨欲弑之勃鞮欲以告求見解前罪文公使人讓之勃鞮曰臣不敢以二心事君故得罪君已反國其無蒲狄乎於是見之豈非各吠非主漢書桀犬吠堯堯非不仁特吠非其主耳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比不聞其過比音鼻未覩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數音朔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舊本此與上章通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

愚按太宗賜書韋挺示至公用人之道而舉齊之管仲晉之勃鞮爲喻夫齊晉二伯主置射鉤斬袂而用二子二子亦能盡忠於其君矣然嘗觀之懷公入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命突召其子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狐突寧死而毛偃事文公不二若以狐突之言律之則管仲勃鞮又若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悉井切恆恐上不稱天心稱去聲下爲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平聲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比音鼻人來奏事者多有怖慴音輒懼也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厥當作稱本文可見

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爲忤若卽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愚按昔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人猶恐懼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怒乎太宗每以上不厭天下心下爲百姓所怨以自省固宜開導人言和顏聽納也爲人君者思賈山之言充太宗之量何慮人臣之不忠諫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論語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尸祿謂尸位而竊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

益搜當作禹又見皐陶謨

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音扶赴鼎鑊音霍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語見虞書益稷謨豈不爲此也爲去聲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

朱氏鼒曰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人主因言者之多寡固可自察其身之得失也諫者多必吾之能聽諫者直必吾之能容犯顏而不憚必吾無拒人之色苦口而無好佞之心一或反是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減清本作減似是疏疑獨之誤

故能之能清本作終

則是吾德之不進、吾心之不大、吾之好佞而惡直、樂諛而畏忠也、太宗即位之初、虛心訪納、故論諫者步隨袂接、表疏之進、筍溢几盈、一日萬機、狂今猶昔、而論事之誠、頓爾銷減、帝而內省、當必有以致此者、始導諫、中悅從、終勉強、徵屢論矣、今猶此問、徵以愛身畏罪爲告、蓋欲使帝自悟耳、帝以赴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終、不能深自克責、復爲數求也

愚按貞觀十一年、魏徵謂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事、則君德亦少貶矣、尚幸勉強欲善之意、猶能自克、故能開導聽納、至謂羣臣近來都不論事、則又在魏徵徵戒不克終之後、得無或如徵之言乎、後之人君、所宜慎始而敬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爲難矣、如屬文之士、屬音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若名士文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僾過、僾與愆同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中去聲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最之切、勉也

愚按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玄齡嘗念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觴賜之、蓋欲羣臣亦如徵之規賜玄齡等數人、以最之極言無隱也、然此言恐在徵卒之後、未必在十六年也

伊藤弘朝曰文匠當作大匠吳兢傳上書引此語作大匠惟孝按奏議所收亦作文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作當作組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漆、木名、可以髹物、世傳造漆器自舜始禹雕其俎、俎、薦肉之器、雕、鏤飾也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組音祖、繡作也首創奢淫、危亾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復音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爲事、若有不當、聲去或莊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比音鼻或有人臣諫事、遂荅云業已爲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爲停改、爲聲去此則危亾之禍、可反手而待也舊本、此與前章通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仍按通鑑、標年、於此章之首

范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止亂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亾之言、惟明主能信、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爲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防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太聖、纖過必箴、與太保旅獒同意、荀卿謂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豈知言哉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數清本作職

愚按昔商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盌將爲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裋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遂長之言其意益亦若此也然所謂滿盈無所復諫則似非忠臣愛君之語幸太宗之言有足以救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諫另爲一類附此篇之後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通鑑作貞觀二年十二月以黃門侍郎王珪爲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時有美人侍側美人女官九員充世婦之數本盧江王瑗之姬也盧江王名瑗太祖生蔚蔚生哲哲生瑗武德末爲幽州都督右領軍王君廓誘瑗反後瑗傳首至京師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珪曰

漢志管子八十六篇今所傳篇目亦同此云十八篇者誤

盧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取之爲是耶爲非邪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於管子曰管仲著書十八篇曰管子齊桓公之郭國齊桓公名小白郭小國齊滅之之猶往也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惡惡上烏去聲桓公曰若予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去上聲後同已上王珪述管子之言以爲驗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爲聖心是之陛下若以爲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遷清本作遂奏議與此同

伊藤弘朝曰新史則止曰帝嗟美其言耳待訛今通遷注引考異作待

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爲至善遷令以美人還其親族令平聲按新舊史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與此異通鑑考異曰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美人沉待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章爲是也

唐氏仲友曰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慙於魏徵矣

愚按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王珪無諱言人之所難言太宗之改過不吝改人之所難改王珪進諫之誠太宗納諫之美方之古昔何以尚茲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河南路乾元殿隋所建以備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狩者巡所守也給事中唐制掌侍左右分判省事之官察弘文館繕寫校讎之課大事奏小事署而行之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遂釋之貞觀初召授刺史麟德初卒上書諫曰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周之季世天下大亂秦幷吞之六國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殁二世而趙高弒之子嬰立而遂降于漢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

伊藤弘朝曰據道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不傳及規諫篇坐罪爲民頃之召授刺史麟德初卒左當作右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約薄賦斂（去聲）愼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
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
未有幸期卽令補葺（令平聲）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
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
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
有初則惡其侈靡（惡烏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
每承音旨未卽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
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勞役
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

倾或轉訛舊史列傳作欹

飢清本作饑似非然書傳開通用

凋盡天恩令育粗見存立（粗平聲）飢寒猶切生計未安
三二五年閒未能復舊柰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
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卽日
西駕（漢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封洛陽敬說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矣入關而都按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卽日駕西都長安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豈不知
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
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甚淳和斟
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
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豫章郡名）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今龍興路、隸江西　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卽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房音旁、見政體篇註　章華就、楚衆離、楚靈王爲章華之臺、納四方之人以實之　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由余、西戎人、由余王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爲之則勞神矣、人爲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云云、出史記　則天下

輪下清本多一輪字奏議所引與此同

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卒子聿切　所謂同歸於亂、太宗嘆曰、我不思量、平聲　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卽停之、然以卑千尊古來不易、以豉切　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衆人之唯唯、遊音韋　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匹、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按史傳、此疏有曰、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營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

五新舊史通鑑衍義皆作二博清本作溥依左氏當從舊本

於集論呂氏作于爲是舊史奏議所與此同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捨一取、天一下將謂何、帝顧玄齡曰、洛一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一方百一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

范氏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己以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張氏九成曰、古人以片言干知己、以疏賤投至貴、非至誠切直、豈足以遇合、始玄素以小吏、抗擾攘閒、蒙天子訪問、隋唐興替之由、遂獲寵遇、洛一陽之役、懇切疏諫、遂有回天之力、惜乎匪人淫慢、厭疾忠諫、功無成而遷播之禍至、此忠良所以於悒而痛哭也

呂氏祖謙曰、堯舜天下之至善也、故人情莫不欲爲之爲人君者、未嘗不是堯舜而未必爲堯舜之所爲、亦未嘗不非桀紂而未必不爲桀紂之所爲、如是則雖知以堯舜自名而未必不爲桀紂之歸也、惟聖明之君、知所以爲堯舜者、在於力行、而不在於空言、苟其行之未善、人雖被以桀紂之名、而不怒、夫然後可以進於堯舜、則漢高祖唐太宗其人也、高祖問周昌曰、我何如桀紂、對曰、陛下如桀紂之主、太宗謂玄素曰、我何如桀紂、對曰、此役不息、同歸于亂、夫二一君三一代而下之英主也、雖其臣比之桀紂、而二一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無他、知以桀紂自儆、故不敢爲桀紂之歸也

愚按洛一邑爲土中、以四一方貢賦道一里均也、周之都鎬京也、洛爲東都、於此而朝諸侯焉、漢之都長安也、洛有南宮於此而臨幸焉、唐都長安、視洛陽與周漢同、天下既平、修治洛一邑、若未甚害也、然洛陽多隋宮室、制度過侈、非所宜、修太宗納玄素之諫、遽令罷役、善矣、它日飛山翠微玉華之役、又非洛一陽陪一京之事勢、能追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

土中清本作中土

此舊本作道者誤今清本正之

陪京南都賦之語

謂清本作問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恆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太宗怒養馬宮人將殺之皇后長孫氏諫曰昔齊景公以馬死殺人齊景公名杵臼晏子請數其罪云數上聲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啓沃極有利益爾

愚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蓋亦有三失焉何也不寶賢而寶駿馬則寶非其寶矣不任牧人而任宮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非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后之諫豈不爲盛德之累乎史稱太宗有壯馬不能御則天時爲宮人進而言曰妾有三罪物能御之一曰鐵鞭鞭其背二曰鐵檛檛其首三曰七首斷其喉太宗壯之夫太宗使宮人養馬不過一時溺於嗜好而已孰知宮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則天者已潛擬於其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應乎聲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始皇姓嬴名政國號秦武帝姓劉名徹國號漢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

任宮之任舊本作牧者誤今清平論社爲字可疑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好遊幸、好去聲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愚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薛廣德之言而止、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天女主、尚能改過不吝、況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喩、亦近於飾非矣、且既不從其言、復多賜之帛、是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受、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京兆人、有文武才、高祖入關、自歸、授土門令、擊盜、皆降、擢金州司馬、貞觀初、授太府卿、復出爲涼州都督、俄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諸部降者、八年討吐谷渾、有功、進爵爲公、拜右衛將軍、臨終、表請罷遼東役、爲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州、隸甘肅嘗有臺使至州境、使去聲、後同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

表清本作奏似訛新舊史列傳

亦作表通鑑同

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藩屏牧守也當茲重寄、比在州鎮、比音鼻聲績遠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如一、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好去聲、詩小雅小旻篇之辭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瓶金椀各一枚、雖無

旻當作明壺新舊史通鑑皆作胡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益當作溢

諭清本作論

千鎰之重、鎰音益、重二十四兩爲鎰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處上聲每副所委、方大任使、如字以申重寄、公事之閒、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時、爲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此書敘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初、今按通鑑、標年、

張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立忠必以才、行己必以誠、三者全備、可謂賢矣、大亮文武才幹、而諫獻鷹、近於忠、太宗親任之篤、蓋才兼文武、而濟之以忠誠耳、房喬稱有陵勃之節、詎不信夫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開諭亹亹、不啻如饑渴之於飲食、是宜列在外服之臣、亦不肯順旨曲從、敢踰位而言也、若李大亮求鷹之諫、太宗非惟悅從之、又賞賚之、盛哉太宗之納諫也、然廷臣進諫、猶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也、遠方藩臣、不在君側、寧咈旨而不顧身、若大亮者、可謂忠臣也已、此尤藩臣之所當則效也

貞觀八年、陝縣丞陝縣、今仍舊屬陝州、隸河南皇甫德參皇甫、複姓、德參、名也上書、忤旨、太宗以爲訕謗、訕所諫切侍中魏徵進言曰、昔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長嘆息者六、漢文帝、名恆、高祖次子也、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後爲梁懷王傅、上書陳事、多所匡建、其略曰、臣竊爲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

上爲新書漢書皆作惟此似誤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四通鑑無之衍可知

自訛讀史管見作身

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段、令平聲、按通鑑、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訕謗之罪、魏徵諫曰、云云、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四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與此章雖小異、而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即欲修建、雖爲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使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同也、太宗克己從諫、終自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自祛、猶如此、況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觸情縱欲、猶蒹葭萑葦、寧有既耶

愚按、爲人上者、甚矣虛心聽納之難也、以太宗之始怒皇甫德參、而欲罪之、復從徵言、德參遂擢高官、膺厚賞、始也怒人之言、終也從人之諫、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太宗之謂矣、然忤旨之怒、其中心之發見耶、抑一時磯激而然耶、向非徵之忠鯁、其爲君德之累、豈少哉、德參區區一縣丞耳、乃能奮不自顧如此、尤可爲微臣之則効也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使去聲、後同、西域、西夷之國也、立葉護可汗、未還、葉音攝、葉護、突厥大臣之號也、本曰葉護統、葉護嗣、其兄射匱可汗、乃號葉護可汗、是年葉護數遣使入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爲可汗、賜以鼓纛、又令人多賫金帛、令平聲、後同、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不爲之爲去聲、可汗得立、則不甚懷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國安寧、使如字　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吉行、謂巡幸祭祀也　凶行日五十、凶漢書作師、凶行、謂出兵行師也　鸞輿在前、輿漢書作旗　屬車在後、屬音囑、漢十一乘相屬也　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乘平聲、之猶往也　有獻千里馬及寶劒者、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今陛下凡所施爲、施平聲　皆邈過三王之上、邈音莫　奈何至此、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姓曹、名丕、操之子也、受漢禪、國號魏　求市

三當作五五當作三不然吉凶之字易位史傳可徵舊唐書列傳載此諫吉作凶凶作吉　大車似誤脫漢志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伊藤弘朝曰輿服志有黃門鼓車

西域大珠、蘇則曰、蘇姓、則、名、字文師、扶風人、仕魏爲侍中　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去聲　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遽令止之、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按通鑑標年、

觀清本作觀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蠻夷窺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矣、後世不爲所亂、則爲所窺、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因其織皮之貢而即敘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武因名馬通大宛而致連年之師、光武郤名馬閉玉關而絕西域之使、二君之得失、益可觀矣、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是宜魏徵之進諫、幸太宗克從之也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人、以孝聞、貞觀初、拜監察御史、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後除是職、遷吏部侍郎、及卒、謚曰憲、上疏陳得失、特賜鍾乳一劑、鍾乳、產於石、食之使人通氣生胃、謂曰、卿進藥石之言、謂其言有益於國、猶藥石有益於病也、故以藥石相報、按史傳、季輔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以況其清鑒焉

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兩賜季輔、得懋賞之意、然以季輔文武正直、不至宰輔、未爲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肓之疾、金鏡可以別媸妍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比之爲藥石、望人臣

弘朝曰按史傳季輔爲吏部侍郎人之遷中書

令進爵脩縣公此言不至宰輔未審

之清鑒、比之於金鏡、可爲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夫音扶多順從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儉等皆曰、陛下聖化、導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字思道、荊州人、貞觀七年、爲治書侍御史、遷右丞、號稱職、十七年、遞日直東宮、遷侍中、太宗征遼東、詔輔太子監國、洎曰、願無憂、太臣有罪、當按法誅之、帝怪其言、及還、遂賜死、對曰、陛下撥亂創業、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理不稱者、稱去聲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

導清本作道弘朝曰劉洎之言重見悔過篇黃門侍郎作散騎常侍攷史傳洎十三年遷黃門侍郎十七年除散騎常侍十八年爲侍中則悔過篇近是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者、太宗曰、此言是也、當爲卿改之、爲去聲、按通鑑、是年夏四月、上至太平宮、因有是問、無唐儉名、又載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林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事君、當夫治安之世、而危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口者、蓋不如是、不足以維持其治安、而保養其聰明也、舜襲堯之位、行堯之道、可謂治世矣、然益曰、罔失法度、禹曰、無若丹朱傲、皐陶曰、元首叢脞哉、夫舜豈有是哉、而禹益皐陶、則不可以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能盡如堯舜、貞觀之治、固未能盡如唐虞之時、而欲自聞其過、則其心猶足爲堯舜之心也、惜夫太宗有堯舜好問之心、而長孫無忌之徒、無禹益皐陶箴規之戒、可勝嘆哉

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羣臣、類多諛說之風、其間諛說之特甚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欲羣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無失、太宗欲知其過、無忌則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太宗欲聞破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算而已、嗚呼、孔子所謂言而莫予違者、其無忌之謂乎、向非劉洎輩面折廷爭、庶幾魏徵之風、則貞觀之政、難乎令終矣

太宗嘗怒苑西監掌宮苑之官穆裕、穆、姓、裕、名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爲皇太子、高宗、名治、初封晉王、十七年、立爲皇太子遽犯顏進諫、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閒從容而言、乘平聲、閒去聲、從卽容切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夫音扶、處上聲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卽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亾、劉洎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貞觀初、除祕書郎、奏籍田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資料番号　和22-2-114-3

頃、擢中書舍人、號善職、遷侍郎、十七年、文本不欲兼東宮官、乃詔五日一參東宮、後遷中書令、卒。馬

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舊本、此章與前章通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

愚按高宗之處東宮也、不惟己能從諫、又能諫於其父、何其賢哉、及其在位、不久艷后擅權、諫臣結舌、李善感一言至比之鳳鳴朝陽、其不能納諫可知矣、夫以一人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諫、其故何哉、蓋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諫、問於李勣、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無事可諫、嗚呼、高宗始之能諫、蓋由太宗之德、有以化之、終之拒諫、豈非李勣輩、實逢君之惡哉

直諫　附凡十一章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掌引納通奏。鄭仁基女、年十六、

七、容色絕姝、當時莫及、文德皇后

長孫氏、喜圖書、尚禮法、性約素、嘗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馬后不能撿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愜末事、臨終、請帝納忠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爲充

通鑑係八年、以下文房玄齡等官名考之、此誤約清本作儉、按本註據新史之文、則舊本爲是

伊藤弘朝曰、充華通鑑注云舊有之唐六宮之職無此官因考史志九嬪之中唯有充儀充容充媛耳

華、唐制、女官號、九嬪之一。詔書已出、策使未發、使去聲、後同。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爲人父母、書云、元后作民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樂音洛。臼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爲心、故君處臺榭、處上聲、後同。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饑寒之患、顧嬪御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
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爲
民父母之道乎、（道作義）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
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
驚、手詔荅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令平聲後同）
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
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太禮既
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某父康汪日、與鄭家往
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竝云、外人不
知、妄有此說、太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爲疑、問徵
曰、羣臣或順旨、陸氏何爲過爾、分疎徵曰、以臣度之、
（度待洛切）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
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寵遇、處儉
時爲太子舍人、（唐制、東宮右春坊置、舍人掌行令書表啓）太上皇聞之不
悅、遂令出東宮爲萬年縣（見任賢篇註）每懷戰懼、常恐不
全首領、陸爽（陸氏名）以爲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
讁、（音摘、責也）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爲怪、太宗笑
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己清本作以

乃出敕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爲有司之過、授充華者宜停、時莫不稱嘆。

朱氏鼐曰、人主以改過爲德、而以恥過作非爲戒、人臣以格非爲職、而以順非逢惡爲罪、太宗嘗曰、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爲之、又曰、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導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靳吝也、聘陸氏已聘之女、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遂罷已停冊、可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況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逢惡之罪、若魏徵其賢矣哉

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國、嫡爲正后、庶爲娣媵、正后既終、則其娣媵攝行后職、故曰天子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宮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不可增益也、後世正家之道不明、正后之立、亦多以色、而舉況妃嬪乎、故姝麗之所在、不遺千里、求之、雖有夫之婦、有不暇恤、以太宗之爲君、文德之爲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強從之而已、厥後士襲之、女亦以色選、孰知牝晨之禍、已兆於此乎、益之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之稱湯曰、不邇聲色、後之人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通鑑係武德九年按唐史德彝之死在貞觀元年則通鑑爲是也

下於今書作于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一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關東潼關以東也

尋有敕、已役已納、竝遣輸納、明年總爲準折、爲去聲後同

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

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赦丁己配
役、卽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爲準折
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
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
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
初膺大寶、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
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
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
爲此計者、爲此之爲如字、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

敕如通鑑註所疑則政要亦似不非或似誤諫錄作式用詩語丁白丁之丁

仁據易當作順

識淺短、竊爲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
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點使去聲後同右僕射封德彝等、竝
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敕三四出、徵執奏、以爲
不可、德彝重奏、重平聲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
者、太宗怒、乃出敕、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
取、徵又不從、不肯署敕、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
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
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解音懈徵正色曰、
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

中男唐制民年十六

伊藤弘朝曰通鑑註時魏徵爲諫大夫未可署勅通鑑以此章係武德九年故云爾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襍徭、將何取給、且比年（比音鼻）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爲其少、但爲禮遇失所、遂使（如字、後同）人無鬭心、若多點取人、還充襍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謂一人可當百夫也）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僞之心、自登極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平聲）所司列爲

使諫錄作役此或訛

私諫錄作租此似訛

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爲天子、國司不爲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去聲）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敕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荷去聲）若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徵平聲、後同）百姓之心、不能無怪、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爲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唐制、武德初、罷郡爲州、改太守曰刺史、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錄囚、恤鰥寡）縣令、（唐制、縣置令、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民業、崇地利、養鰥寡、恤孤貧、審寃屈、親獄訟）常年貌稅、

去當作上後放此

弘朝曰貌稅閱民之貌令附稅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課獄訟清本作訟獄

謂清本作爲

竝悉委之至於簡點、卽疑其詐僞、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爲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簿一口、賜珪絹五十匹、

愚按孔子曰、去兵、無信不立、湯之有天下也、首曰、愼信、兆民、武王之有天下也、首曰、愼信、明義、三代之得天下、未有不以信爲先者也、太宗卽位之初、首欲以誠信待物、可謂能以湯武爲法者矣、然徒知其爲信、不知其所以信、故魏徵歷陳其目、謂原免逋債、而奉府不與、一不信也、給散租調、已散復徵、二不信也、簡點丁男、不任守令、三不信也、太宗欣然從徵之言、君臣魚水、實始于此、終致貞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唐制、舉劾官品、本作治書、避高宗諱、故改曰持權萬紀、權、姓、萬紀、名、京兆人、性悻直、爲治書侍御史、魏徵奏黜之、後數年復是官侍御史唐制、舉百寮、及入閤承詔、推彈穠事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訐居謁切數蒙引見、數音朔、見音現任心彈射、彈平聲、後同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令平聲臣下無以自安、內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竝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爲是、告訐爲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多行無禮、以取强直之名、誣房玄齡、（玄齡嘗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斥退張亮、（鄭州人、初、玄齡薦爲車騎將軍、詳見公平篇註、）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度待洛切）必不以爲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羣臣素無矯僞、空使臣下離心、以玄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疏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一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卽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又姦狀漸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連州、今仍舊隸廣東、司馬、州僚佐也）

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先儒曰、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自古英明之君、若漢之武宣、隋之高祖、宋之孝宗、既任委大臣、而復信小臣之言、其意蓋慮大臣之專權、而恃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玄齡之親密、猶得而間之、況其餘乎、夫天下之權、初無定任、專在於大臣、固足以致亂、移於小臣、尤非所以爲治也、唯持敬則足以察他人之邪正、人君亦勉於此而已、徒恃小人之察、欲廣之耳目者、何其惑之甚哉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唐書通鑑係元年伊藤弘朝曰徵爲尚書右丞在初則政要似謬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彥博奏稱徵既爲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彥博謂徵曰、令平聲、後同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衆美、自今以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敕語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矍然改容曰、矍厥

矍諫錄舊史通鑑皆作瞿新史

奏議與此同

縛切、驚悟貌

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按通鑑、徵又曰、稷契皐陶、良臣也、龍逢比干、忠臣也

欺清本作隱

二百匹舊唐書通鑑並作五百匹

胡氏寅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爲分別、

爲或音誤讀史

管見綱鑑作於

則下清本有是字

不若曰臣願爲稷契皐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意也、夫稷契比皐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榘糾事吾君、而欲爲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林氏之奇曰、自古君明臣良、猶腹心手足之一體、歡然無間、而后朝廷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末、以自爲疑外者、太宗之於魏公、雖曰言必聽、諫必從、而責之以完存形迹、則仆碑之兆、已見於此、呂氏祖謙曰、魏公之對、誠足以警動太宗之心矣、何則臣諫而君從之、則可以爲稷契皐陶之良、不從、則亦不失其爲龍逢比干之忠、則是忠之與良固未甚相遠也、若乃君之聽諫、從之則爲嘉舜、不從之、則爲桀紂、其相去不啻霄壤、則太宗於此、安得而不警乎

愚按魏徵忠良之論美矣、然攻之文義、則有不然者、何也、文武之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專謂

上爲清本作謂

之良臣可也、而問命則曰、咸懷忠良、商紂之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專謂之忠臣可也、而武王則曰、予有亂臣十人、此猶渾而言之也、子文仕爲令尹、身得令終、可以爲良臣矣、夫子則稱之爲忠、奄息殺身、殉葬、以從其君、可以爲忠臣矣、詩人則稱之爲良、然則徵之言豈得爲定論哉、先儒有言、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斯言不可易矣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去聲、封禪者、封土於山、禪祭於地也羣臣等又稱述功德、以爲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德未厚耶、華夏未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安耶、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對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供平聲、後同）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罻羅猶密、（罻音蔚）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切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

切舊史魏徵傳諫錄作竊彼此以音誤長清本作常

疾苦清本作苦疾甚作成舊史

列傳與此同

陛下東封、（謂東封泰山也、在今泰安州）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要平聲、要服荒服、蠻夷之地也）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岱泰山也）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厭音淹、足也）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輿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

萑莽舊史通鑑竝作灌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云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孫氏甫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燁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佑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敬、掃地而祭、何必登山封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云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諂諛者爲說、以希世上、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亡、秦封禪而亡、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玄齡裁定之、徵亦與焉、貞觀之末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爲非、以蠲煩費、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者、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胡氏寅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爲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尚象、往往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昧者無足怪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旦日食天變爲大、不聞其胥訓告、胥敖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臣獻諂侈蕩上心、請登泰山、明示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偃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費爲言、若非數州大水、亦未必爲止也、夫大水者

尚訛管見作常

諂似訛管見及綱目所引皆作諫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者下管見有日食之字此似脫綱目所引日食作日者管見亦似誤

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二者君象、尤當儆懼、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爲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歟

愚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覲羣后、大明黜陟、望秩山川、蓋所以盡報本之誠、明命討之公也、豈泥金刻玉、升中告成之謂哉、善乎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厥後惑於諂佞、自背其言、爲魏徵計者、惟當援古据經、正名定論、于以復先王之常禮、于以掃秦漢之謬說、不亦偉歟、顧以罻羅猶密、倉廩尚虛、執爲未可、夫以爲未可行、則必有可行之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据、爲君者昧於上、爲臣者惑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祛其謬而反諸正乎

役六典作沒舊史職官志與此同料六典職官志皆作療寃舊本作免者訛今從清本職官志亦同六典及新史百官志與舊本同者蓋皆因下文免奴婢之文而誤也

貞觀七年、蜀王名愔、太宗第六子也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郎中唐制、刑部官、掌配役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料、以理訴競雪寃、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予音與其子爲千牛、後魏官名、隋有千牛刀、人主防身刀也、其職本掌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爲惠文君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硎石、言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宮殿侍衛、及供御儀仗、左右執弓箭宿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已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平聲、後同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以多之以清本作己

微物、爲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爲去聲、後同、易以豉切、古語、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恃也、故議者率謂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況世家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下一人、備豫不虞、爲國常道、爲如字豈可以水未橫流、橫去聲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權、

通鑑係十五年按唐史士廉爲右僕射在十二年則政要似誤

南衙通鑑註唐正可在南可與

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愚按仁方之問楊譽、雖申屠之屈鄧通、董宣之抗湖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刑焉、其視孝文光武、何其遠哉、且既從魏徵之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猶紾兄臂而曰姑徐云爾、攘鄰雞而曰請俟來年、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從諫之道、豈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名儉、齊清河王岳之孫、初隱居終南山、武德初、秦王領雍州牧、舉爲治中、及居東宮、授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勵風俗、有聲入爲吏部尚書、拜僕射、卒、贈司徒、於路逢少府監、少去聲、唐制、掌百工繕作之政、竇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乃謂玄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御同北門內侍省所由

且下諫錄有所爲二字工下有有字此似脫

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解音懈、後同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爲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爲不是、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論語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宋氏繩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固於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洛之役、周召

繩清本作總

伊藤弘朝曰太宗第四子泰長孫皇后所生始封越後徙魏第

經營未央之成、蕭何繩理、爲有營繕之小、而宰臣不知乎、以將軍爲內廷、以宰相爲外廷、正漢人體統之一紊、太宗方鼎新三省、復修六典、獨欲使宰相專、立南牙政事、不預北門營繕、是分朝廷爲二岐內外爲兩、以一司而處相職、豈正哉

愚按王者以天下爲一家、其太臣、宗子之家相也、故天下之事、天子無不當與宰相亦無不當與者、豈有南衙北門之分乎、太宗責非其所當責、玄齡等謝非其所當謝、徵魏徵之言、君臣蓋莫知其失也、唐中葉以後、以中書門下爲南衙、以樞密中尉爲北司、軍機之密、策立之重、宰相遂不得與聞、太宗之失言、實啓之矣

貞觀十年、越王名貞、太宗第八子也長孫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二品已上、皆輕蔑王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九子貞燕姬所生始封漢後徙越此謂越王泰耳通鑑作越王泰戈註謬矣

下侯諫錄作王

者意在譖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以下皆不免破其蹲頓我之兒子不自許其縱橫（縱平聲）公等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易以豉切後同）我若縱之豈不能蹲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正色而諫曰當今羣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例傳稱（傳去聲）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爲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爲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當去聲）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爲人君言何可

弘朝曰下士云云恐有誤惟孝按下士諫錄作下上於作之未穩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貧訛諫錄作貸

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大之胡氏釋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然則由胡氏分義之說觀之魏徵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也魏徵之言謂諸王也為太臣者苟不能權其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貧之狀（凌平聲凌姓敬名初仕竇建德爲祭酒）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好去聲）今凌敬爲人作碑文（爲去聲）教人讀漢書因茲附托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爲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

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君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也善乎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強諫諍凌敬之所長也愛生活好經營凌敬之所短也太宗既不能用其所長顧欲因其所短責及舉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奸賢之意亮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比音鼻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加（之應平聲）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爲心（旋平聲）旋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爲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二三年來、不悅人諫、雖能強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處上聲、後同、元、姓、律師、名）孫伏伽（貝州人、武德中、

龜清本作勉
也諫錄作已此似訛

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諒臣貞觀中、拜御史、遷大理卿、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荅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徐州今仍舊隸河南、司戶、州屬戶曹令平聲、首去聲、後同）名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雄、姓、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少去聲、唐制、徒刑五、一年、至于三年）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當去聲）但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
乃謂法司曰、但能爲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
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
忤聖旨、陛下以爲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
人主意、激切、卽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
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
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
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
語

大清本作又今諫錄奏議作有則又疑有之誤

物絹布等之汎名下放此六典凡賜物十段則給絹二匹布三端綿三屯

胡氏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
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
人之德慧智術、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爲猶往
年也、是則不逮往年也、譬之日焉、雖在昃晡、未嘗
不明、若語其響於照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
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
爲法、豈不可及、勉焉日有孜孜而後已、是則湯
所以入聖域而成功不
殊、惜乎太宗之未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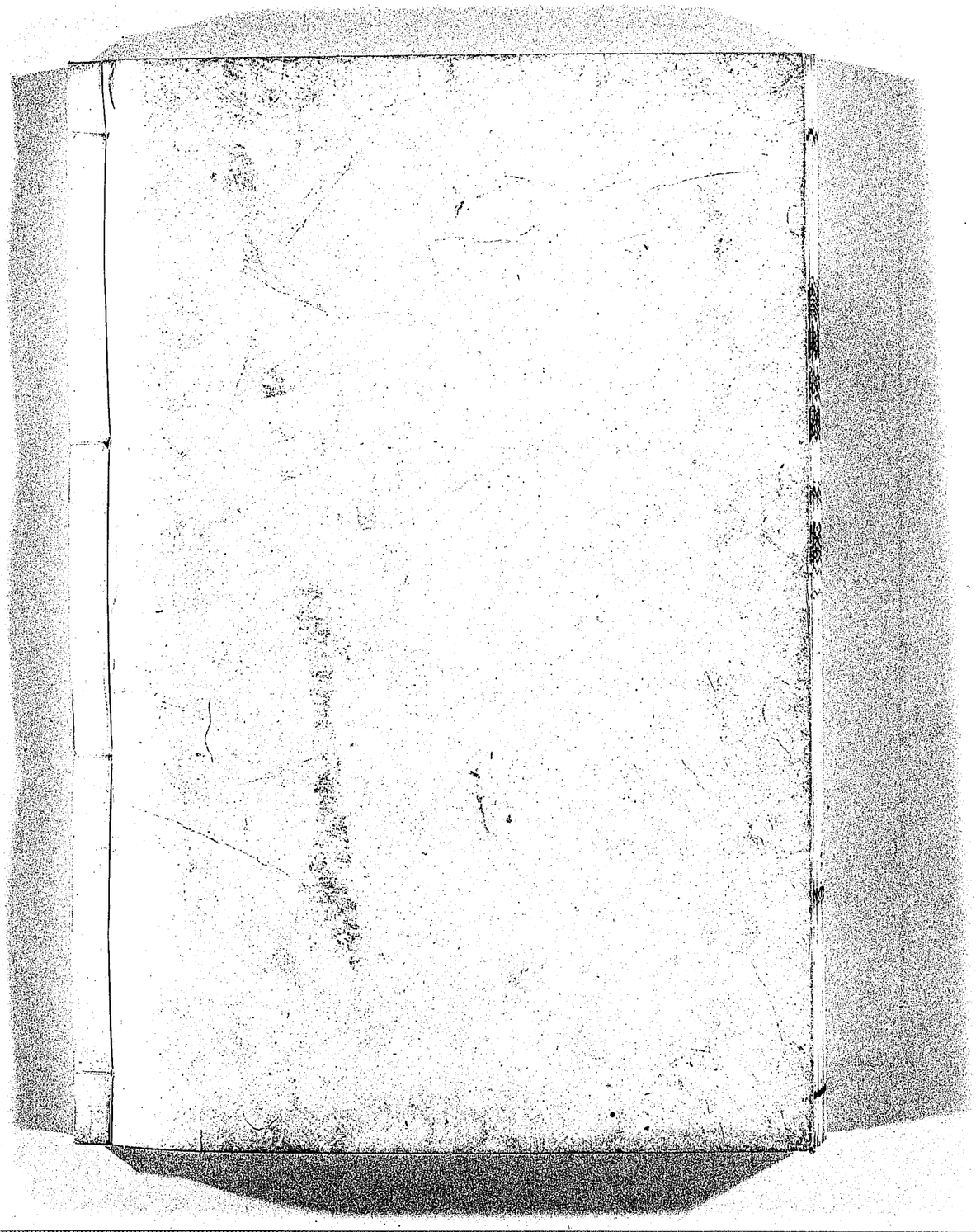
愚按隋煬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拒諫、
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
宗之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覩煬帝
之亾、矯揉強勉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
安、則能導人使諫、中年天下漸安、尚能悅人之
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強從人之諫矣、昔者舜
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弗咈、終
其身於一日、果何道哉、蓋聖人之納諫、由於志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氣之自然、故無始終之異、太宗之納諫由於血氣之矯揉、故少而銳、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盡納諫之道者、可不孳孳而務聖人之學哉

貞觀政要卷第一　終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3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資料番号　和22-2-114-3